05 南阳府　忽有踪迹在册 邙山岭　乞儿接过衣钵

○徐晓帆 著　绘图 玉明

南无拳传奇

斗转星移，沧海桑田，金代诞生的道家南无拳历经元、明，直到清代才又被发现踪迹，在河南南阳府玄妙观传承。原来，谭长真创立南无拳并无图谱、不立文字，只在全真道南无派内单传，口传身授，一脉相承。

南阳可查考的传人为：第26代赵宏仁、第27代张演武、第28代郭德禄。

且说清光绪年间，南阳玄妙观道长郭德禄被调任住持南阳府镇平县城隍庙。恰在这时，河南府（治所洛阳）洛阳县缺少道士，县道会司（道教组织）与南阳玄妙观联系，把刚到镇平的郭德禄请到了洛阳，请他住持洛阳城北大街祖师庙。

祖师庙原建于何时无可查考，重建于清雍正元年（1723年），大殿面阔五间、进深三间，单檐歇山式，琉璃瓦覆面，金碧辉煌。尤其是内部梁架结构令人称绝，为典型的元代建筑风格，精美绝伦，举重若轻。据传，祖师庙原供奉的是道教始祖老子，后改供奉真武大帝，即北方之神玄武，民间传说和画像都把他幻化为超自然的神——龟、蛇的合体。

郭德禄身为高供（主持道场法会的高级经师），精通道教经典，善于讲经说法，武功高强，待人平和，人缘很好，管理祖师庙井井有条。那时，祖师庙正归上清宫管辖，未几，道会司又请郭德禄住持上清宫。

郭德禄到了上清宫一看，果然道源祖庭气派！五进院落，宫殿巍峨，古柏参天，遂满心欢喜，每日传道修行不题。这安安生生的日子过到1922年，这年春上，河南大饥荒，成千上万的饥民西行乞讨，这里头竟出了个南无派第29代传人。

此人姓师名修，河南省偃师县郭坟村人，家贫如洗。这一年，师修9岁，家里揭不开锅，父亲就带着他沿邙山西行讨饭，以求活命。他们讨饭讨到上清宫附近的庙后村时，有好心人看这孩子瘦骨嶙峋，便给父亲出主意，不如送孩子到上清宫出家，好歹有口饭吃。父亲想想也是，就真的把孩子送到上清宫，而郭德禄道长也顿生怜悯之心，真的收下孩子为徒，并为他取了道名惟新。

师惟新虽然没上过一天学，却勤快好学。每天早晨起床，他把上清宫前后五个院落、殿堂都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接着去庙后村挑水做饭，然后腾出空来从师诵习《道德经》、《早晚坛功课经》等。很快，小惟新就能上班值殿，恭恭敬敬，迎来送往。信士们见了都说："上清宫郭师父后继有人啦！"而郭德禄更把小惟新当儿子一般看待，把自己的一身道行一股脑都传给了他。

1930年冬，郭德禄去世，17岁的师惟新开始主持上清宫庙务。宫观生活"晨昏三叩首，早晚一炉香"，看似平淡，但不久，师惟新便遇上棘手事儿。

05 无路可退的少校

○严歌苓 著

一群特殊女人的蜕变

教堂主楼后面有个长方形水池，法比指着半池微带茶色的水说："我就是想让你来看看这个。你们来了之后，水浅下去一大截。能不能请你告诉她们，剩下的水再也不能偷去洗衣服、洗脸了。"

"好的，我一定转达副神甫大人的话。"玉墨微微一笑。

"假如三天之内，自来水厂还不开工，我们就要被旱死。"法比用脚踩踩枯得发白的冬天草地。

玉墨说："这里原先有一口井，是吧？"

法比说："那年的雪下得太大，英格曼神甫的小马驹踏空了，前蹄掉进去，腿被别断了，神甫就让阿顾把井填了。"

玉墨说："还能再挖开吗？"

法比说："那就很费事了。把这半池子水喝干，自来水还能不来？要是情况坏下去，还不来水，真不知道怎么办了。"

"不会的。真那样的话就出去担水，我们逃过来的时候，看见一口水塘，就在北边。"她说。

法比点点头，看着她。玉墨转身走去。法比发现，她的背影好看，她浑身都好看。

1937年12月13日清晨，我姨妈孟书娟和她的15个女同学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英格曼神甫从江边把她们带回教堂，她们被极度的疲乏推入沉睡之后，一个中国军人翻越教堂的围墙，藏进了教堂墓地。这个军人是国军七十三师二团的团副，一个29岁的少校。

我姨妈向我形容这个名叫戴涛的少校是"天生的军人"，"是个有理想的军人"。

戴少校所在的部队是在上海和日军作战的精锐师，在一周内几乎把日军赶进黄浦江的就是戴少校的部队。

戴少校在12日傍晚还打算带半个营的官兵死守中央路上的堡垒。天将黑的时候，大批官兵向江边跑。从他们的陌生方言里，他大致听得懂一个意思：唐司令下午召开了高级军官会议，决定全线撤往江北，撤退命令在一小时前已经下达。

戴涛认为绝不可能。他的步话员没有接到任何撤退命令，假如他戴副团长所在的精锐师都没有奉命撤退，这些讲着方言的杂牌军怎么能擅自扔了武器，先行撤退呢？

接下来的是撤退和反撤退的谈判、叫骂以致开火。当然，在军事记载上，它是一场"误会开火"。戴涛手下的一个连长被撤退大军推倒，连长站起身就给了推他的人一枪。所有奉命死守的士兵立刻分化为二，大部分被撤退的人潮卷走。剩下的20多个官兵仗着自己有武器，开始向逃兵们开枪。

几分钟里，戴涛把"溃不成军"这词的每一笔都体味到了，世界末日也不会更令他悲哀。

等他和副官来到江边，已是晚上10点。江边每一寸滩地都挤着绝望的血肉之躯，每条船的船沿上都趴满了绝望的手，到了凌晨一点，想上船的人比船的最大载客量多出几十倍，扒在船沿上的一双双手以非人的耐力持续扒在那里，一直扒到甲板上的船老大对着那些手指抡起斧头。

戴涛决定停止一切徒劳的努力。此时已经凌晨三点半，江面上漂浮的不只是机动船和木帆船，还漂浮着木头澡盆、樟木箱、搓衣板。人绝望到这种地步就会成为白痴，把搓衣板当轮渡搭乘，妄想渡过长江天险。戴涛估计最先乘木澡盆和樟木箱的人已经葬身于江水中了，他和副官掉头往回挤。

副官跟他走散的时间是凌晨4点。一路上仍然挤满往江边跑的士兵和市民，戴涛在巷子里摸索着往前走。没有倒塌的房子都紧锁着门。有个院子的墙塌了一半，前门被烧成了炭。戴涛走进去，在一个廊檐下发现一串串山芋干。他把它们全部拽下来，塞进了衣袋。

他按照记忆中的南京地图往东跑。敌人大部分从东边来，假如他能顺利潜入敌后，进入已经失陷的乡村，就能存活下来，再做下一步打算。